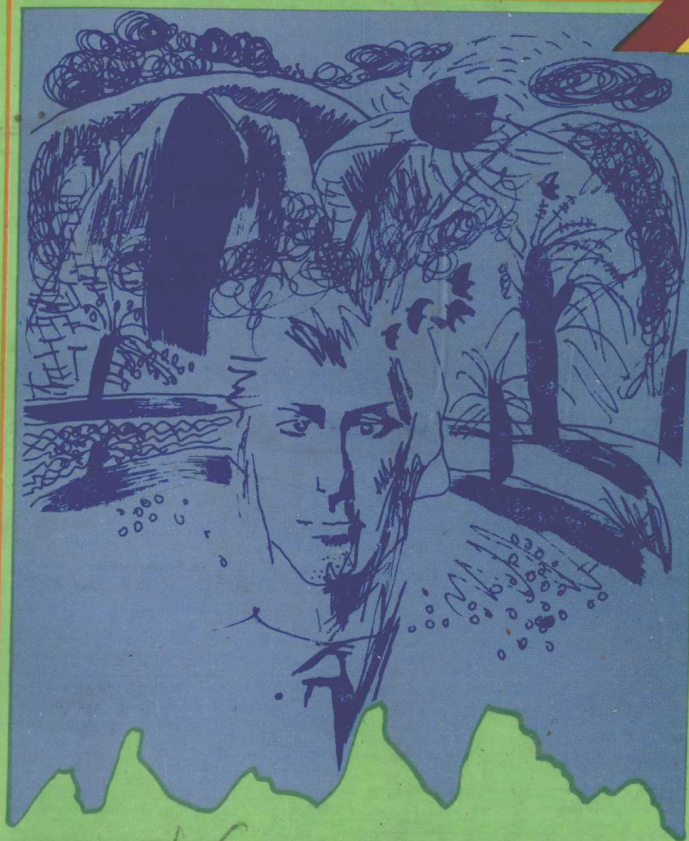


● 西班牙文学名著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1604

PEÑAS ARRIBA

高山情

【西班牙】何·马·德·佩雷达 著 李德明 译

JOSE MARIA DE PEREDA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 CHINA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PEÑAS ARRIBA

高山情

JOSE MARIA DE PEREDA

【西班牙】何·马·德·佩雷达 著 李德明 译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出版

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哈尔滨

• •

josé María de Pereda
PEÑAS ARRIBA

Editorial Sopena Argentina, S. A.
Buenos Aires 1957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牛 尽

高山情

Gaoshan Qing

[西班牙]何·马·佩雷达 著
李 德 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1 号)
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制版 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2 6/16·插页 1
字数:240,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平装)
1,000(精装)

ISBN7-207-02618-8/I·429 平装定价:6.95 元
精装定价:9.95 元

(黑)新登字第 1 号

盛事和希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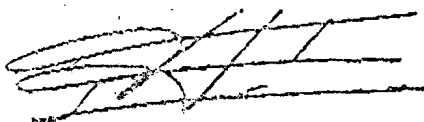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Blázquez Soler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煌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珂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

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十九世纪。十九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十九世纪为重点，包括其他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

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译 序

中译本《高山情》(又译《沿山而上》)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何塞·马利亚·德·佩雷达的重要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出版。

何·马·德·佩雷达(1833—1906)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是乡土文学的最高代表,而《高山情》又是其代表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把这部作品列入《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填补了我国西班牙文学译介工作的一个空白。

《高山情》描写从小居住在首都马德里的“我”,应病危伯父之邀返回山区故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勾勒出一幅幅富有北国色彩的生活速写、人物素描、风俗画、狩猎图……读来,大有身临其境之感。

书中通过四桩婚恋热情地歌颂了在“我”的故乡那块净土上劳动、生息的人们，盛赞他们的纯朴、善良、勤劳和无私，同时也抨击和鞭笞了一切丑恶现象。这四桩婚恋很有代表性。伯父家女仆法西娅和不务正业小贩之间的婚姻是失败婚姻的典型。齐斯科和塔娜西娅的爱情因女方父亲看重金钱而夭折了。托娜和皮托·萨尔塞斯之间的关系经过风风雨雨，最后两个人终于喜结良缘。贵族后代的“我”同山村妙龄女郎丽塔之间的爱情写得惟妙惟肖；作者没有使用赤裸裸的爱语言，而是着墨于细腻感情的发生、发展，两颗心灵的爱是那样真实、自然、纯洁、高尚。

这部小说结构紧密，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语言纯朴，充满浓郁的乡音乡味。

何·马·德·佩雷达除了《高山情》外，还著有《乡土》、《有其父必有其子》、《渔民之家》等长篇小说。他还发表多部短篇小说集，如《山村即景》、《稻米和死去的公鸡》、《十月四日》、《一个家族的没落》，刻画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被评论界称为“镶嵌着最昂贵宝石的珍品”。

李德明

1993年1月于北京

第 一 章

我的伯父一直坚持他的想法，其理由都在情理之中。他在通过邮局陆续寄来的信中，每一次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从当地小店买的毛边纸，上面的粗大字迹是用一只笨拙的手拿着羽毛笔，蘸着陈旧墨水写出的，正字法也是过时了的。我一直把他的的话牢牢记在心上；然而，我认为应该慎重考虑那件事。由此，一边是他不断来信阐述他的想法，另一边是我每一次都认真考虑回复他；我和伯父这样你来我往地持续了很长时间。

光是谈及那件事的信，伯父就写了八九封，其中第一封最长。他担心考虑不周从而使事情弄巧成拙。他是为自己着想才坚持让我走那条路的。“事情早就谈及过，只是因为我们的相距遥远，才好像第一次直接触及。”

在他的手指间，羽毛笔重如千斤，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笔划粗笨，字体大小不一，不止一处残留着涂改或手背擦蹭的印记。但是，他有耐心和毅力，战胜了一个个困难，给我写来一封封信。

“你的祖父母，”他写道，“只有你父亲和我两个儿子。我是长子，由此一出生就在这儿扎了根。你父亲比我贫困，离家出

走，跑了许多地方，最后赚了不少钱，还讨了一个千金难买的老婆。那次他回来告诉我要结婚时，就是这样给我描述那个女人的；说来也让人笑话，他回来是想继承你祖父母那一贫如洗的家产。他只呆了几天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也永远见不到他了。但愿上帝让他永远安息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后来也结了婚，有一个好妻子，并且生了儿女。可是，上帝在把儿女送给我的同时，又一个个地从我手里夺了去，最后一个孩子是他妈妈一块儿死去的。上帝哟，你是那样无情地折磨着我们，使我们受尽苦难！当时，从年龄上讲，我还不算老，身体也强壮，而且我没有什么奢望，在这穷乡僻壤住着不愁吃穿，日子还过得去。我学会了勇敢地面对痛苦的十字架，随着年逝月移，我都忘记自己背上还压着十字架呢。我是说，我勇往直前，重新变成了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人，热恋故土犹如常春藤离不开墙壁一样。我和弟弟经常通信；这样，他对我的苦与乐了如指掌，我呢，对他的境况也详情尽知，什么你出生了，你妹妹出生了，她后来同美国阔佬结婚并且随他去了美国，还有你妈妈逝世，你长大成人，在学业上刻苦钻研什么的，我都一一知晓。

“你们来信很勤，但是，有一次过了许久，可能有好几个月的样子，才收到你的信。那是你第一次给我写信，信中说你父亲患恶性伤寒还是别的什么瘟病死去了。妹妹成家立业，住在大洋彼岸；你孤身吊影；尽管家境殷实，可以周游世界，但是你不离开家门一步。在这一点上，你和我的境况一样，只是人情、地理不同罢了。我叫你到我家来，说句老实话，我很怀疑你是否接受我的这个真诚建议，因为我从你先后给我寄来的几张

照片上了解到你的生活方式和仪表装束。无论是你的生活方式还是你的仪表装束,都和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格格不入。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你在回信时彬彬有礼地列举了那么多理由,拒绝了我的建议。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来往的信件总是鼓鼓囊囊的,像一颗颗又大又重的梨子。你走东奔西,我则像山地荆棘一样固守在这山石上。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宾似客。一年之中,你绝不会两次记起我的生日,我呢,并不为此感到忧伤;这是因为我那时身体尚好,活得还很快活。生活在村夫乡女之中,悬崖峭壁之上,甚至和野兽打交道,也并不觉得孤寂无伴,因为我无时无刻不看到他们,不和他们接触,从而我都感到他们已经是长在我身上的肉,我血管里流动的血了。你年青,以后的路还长,前途无量;而我,却上了年纪,头脑里的幻想所剩无几,血液也不那么沸腾了。岁数不饶人呀,昨天早晨我只多喝了一口奶,在房门口受了一点风,蚊子在我身上扇了一下翅膀,我就发烧躺在了床上,大半天才起来,差一点进了坟墓。我像一棵摇摇晃晃的老树,周围没有培土支撑着,树根断裂,或者说已经无力承受枝叶的重压。我一看到头顶上的大山就头痛。昨天我还高高兴兴地挥动锹镐刨挖土地,抡着板斧砍伐山间树木呢,可是今天却像残废了一样拄着拐杖,恰如用木桩支顶着倾斜的山墙一样。更为糟糕的是,我的灵魂伴着濒于支离破碎的骨架发出吱吱呀呀声,痛苦地呻吟起来。一句话,你听我说,我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当然罗,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大地呼唤本来属于它的东西回到它的怀抱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几天,大地一直在呼唤我。我永远不会对你说惧怕那昼夜不停的呼叫声。但

是，我也要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很孤独，真想有个人来伴我。尽管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每家每户都很有感情，但我感到孤独，渴望得到更多的安慰。我知道，这种安慰在什么地方；是的，我知道。你一定记得，我对我的儿女，对他们的母亲，对你父亲，对我的所有亲人，都是非常疼爱的。这么多年来，这种爱一直沉睡在我的心底，而现在突然苏醒了过来，我要把这种爱倾注在我们家族唯一一棵苗儿上。我直说了，就是倾注在你的身上。这是因为你妹妹离我那么遥远，连影子都看不到。我还有两个外甥，那是我母亲那个支系上的人，他们生活放荡，举止无礼，我不愿意把他们看做是我们家族的人。前不久，他们到我这儿来要东西；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用猎枪对着他们的胸口说：‘让上帝保佑你们吧！’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们。

“好了，我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都感到疲倦了。现在把话拉回来，我认为，你如果到家乡来和我相伴，大地怎么呼唤，我也不怕了。在这怪石累累、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你，你已经习惯了王宫里的花天酒地生活。然而，人只要下决心，什么都能习惯和适应的，更何况我们这儿也是有太阳的，这颗太阳尽管每天早晨升得迟些，不能很快照耀四周的山峰，但一旦升到天空，便像世界各地最讨人喜爱的太阳一样，给人以光明、温暖和快乐。再说，你流放到这儿的时间不会很长，我知道这其中的缘由。最后，你如坚持不下去，一定要走的话，我只当没有发生那件事一样。

“此外，我还有一些初步打算，要做的事太多了。处在我这种境况的人，怎能不及早安排一些后事呢？我没有继承人，而

我家中总免不了有私房钱物留下来。我如果在弥留之际还看不到有谁能够解除我心中的这个隐痛的话，只有上帝知道那钱物将流落何方了。

“诚然，我并不想用这种望梅止渴的东西唤起你的欲望。我这是说到哪里去了！不过，对我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好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善一些。

“总之，你听我说，你就下决心到这儿来吧；你如果不心甘情愿来，那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出自怜悯之心到这儿来吧。”

除了大病一场，身体大不如前以外，伯父在这封信中讲的其它情况，我都早已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以前很少通信，我父亲对伯父的情况也讲得不多。但是，我从字里行间，只言片语中，还是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伯父塞尔索为人心直口快，文化水平不高，心地善良。他总是满脑子幻想，作为一个山民有些过于摇唇鼓舌，他更为关心的是五谷丰登，六畜满栏，而不是已经少得很可怜的家人感情。他是那样心不在焉，刚刚讲过的事过一会儿就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我对伯父所知不多，而对我的故土、我的祖籍知道得更少了。这固然归咎于我对这类事情不甚感兴趣；但更应该说这是我父亲的一大弱点造成的，他本人所关心的是我们家人的姓氏，而不是个人感情。每当你问起家族的任何一个成员的生活和趣闻时，他不直接回答，而是从家谱中最遥远的一代说起，一支一支地往下梳理，直至阐明我们家是望族出身才罢休。关于他的父母，我曾经多次询问过，想弄清他们的情况，但是我从他那里只得到一点点零星材料。我的祖父母分别是塔布兰卡的首富路易斯·德·贝霍斯和普洛米西翁内斯的最显贵之家戈麦斯·德·波

马尔的后代。他们结婚时，祖母家境已衰，做为嫁妆只陪送几副珊瑚项链和耳环，两个银质圣物匣中分别装着韦拉克鲁斯^①的碎金和圣费利西塔斯^②的一根遗骨，三件白色衬衣，两套粗线缝制的桌布和餐巾，一枚哥尔多瓦^③金链，一套结婚礼服和一套平时穿用的半旧礼服。我祖父家的礼品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塔布兰卡家在整个谷地都拥有无可争辩的影响；所有名人，包括主教，经过那里时无不小住几日。这除了因为我们是显贵望族之家外，还由于我们一家人乐施好善。但是，我父亲只记得桑坦德和莱昂两地的主教在我家留住过。为了招待留住的客人和满足其它类似需要，立柜和斗橱里备满了高级床单和桌布、银质餐具，甚至还准备了锦缎床垫和乌檀耶稣蒙难像。像我们这样的望族之家应该有的东西，一应俱全。但是，关于我们家的家境，房舍规模 and 家产，父亲没有对我讲过一个字。他只是说我们家很大，有阳台，有贵族族徽，房间很多。关于我家住地及那一带的情况，地理环境，自然风光，气候，生活资源，牧业，居民习惯，等等，从那位好好先生的嘴里掏不出一个字来。尽管他是那样看重自己的血统，夸耀我家的族徽和他出生的故土，只是年青时而且因为有急事才回过一次老家，且来去匆匆。他把听到和读到的有关坎塔布连地区的所有传说，统统追溯到悠久的年代。他先从这个地区同我们的祖先凯尔特人打仗说起，接着又像叙述家庭琐事那样描述如何同山地部落和野蛮的坎塔布连人转战；他说坎塔布连人

① 韦拉克鲁斯为墨西哥的一个州，盛产黄金和白银。

② 圣费利西塔斯是宗教殉难者。她的墓穴在她死后多年才被发现。

③ 哥尔多瓦为西班牙的一个城市。